建昌烟火 三十载情长

□贾雨霞

三十年岁月流转，一程山水一程缘，我与建昌的缘分，一晃已是三十载。

这份深埋心底的建昌情缘，最早始于二十世纪的一九九六年。那年我二十七岁，是一名新闻记者，经常来建昌采访。彼时的辽西小城，藏在群山深处，偏僻又寂寥。虽冠以县城之名，却唯有一条孤零零的主街，路面坑洼、街巷杂乱荒芜，满眼都是朴素又落后的模样。



最是难忘一九九八年，世界杯老爷车拉力赛落户建昌。多国参赛的复古名车列队穿行主街，流光映着尘土，引擎声声，响彻街巷，异国车手齐聚这座北方小城，本是一场风雅盛事。谁知车队缓行之际，一头慵懒的老母猪悠然横穿街道，猝不及防闯入车流，引得各国车手惊诧、惊呼，啼笑皆非——那一幕，成了我心底最鲜活的建昌往事：乡土烟火撞碎异域风情，荒寂小城偶遇世界繁华，定格了一个时代最独特的印记。

岁月无声，山河焕新。往后经年，我一次次奔赴建昌，每一次都能撞见它日新月异的蜕变。经年岁月里，我的采访足迹几乎踏遍了建昌的每一个乡镇、每一处村落街巷。踏遍阡陌山野，走访乡邻百姓，一草一木皆有情，一乡一镇皆入心，久而久之，便对建昌生出了旁人难及的深情与眷恋，偏爱这里灵秀清幽的山水，眷恋这里质朴地道的烟火美食，更倾心这里敦厚淳朴的风土人文。

十年前，我在党报担任文学副刊的责任编辑，承蒙建昌诸位文友盛情相邀，曾多次踏上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。相聚的时光里，我们数次落座于白狼山下熟悉的那家田园饭店，共品建昌独有的乡土美味。

最难忘的手工荞麦饸饹，那是建昌乡里代代相传的老手艺。选用本地优质荞麦磨成细面，温水和面，反复揉揣至筋道柔韧，静置醒透后，塞入老式饸饹床子，凭着力道下压，一根根圆润细长的饸饹条顺势垂落，下入滚沸的锅中，煮得筋韧透亮，捞出过一遍山泉凉水，爽滑不黏连，再淋上农家卤汁，质朴醇香，一口便是地道的建昌乡土味。

暖心的农家杏仁粥也让人回味不尽。选用建昌山野圆润杏仁，浸泡去皮，细细碾磨成浆，再配上新收小米，文火慢熬慢炖，熬得浓稠绵糯，杏仁的清润混着米香缓缓漫溢，入口绵柔甘醇、清润养人，满口都是山林馈赠的清甜。

岁月流转。今年的暮春五月，恰逢“五一”假期，五四青年节的朝气尚在心头萦绕，建昌县作协副主席吉尚泉邀请我们龙港作协的会员、兴城的文友，与建昌本土的文人挚友相聚，开展文学采风活动。

第一站便是白狼山。这座辽西名山唯有“五一”假期短暂对游人开放。我们恰逢其时，拾级而上，揽山间苍翠，沐清风徐徐，看群山连绵，心境也随之开阔。随后，一行人前往谷杖子乡清泉寺，探访小凌河源头的潺潺活水，感受一方水土的生命脉络；次日又奔赴大屯画廊谷，赏奇峰怪石、谷间秀色，探秘云山洞的天然奇景，一众文友满心欢喜，兴致盎然。

而此次建昌之行，最让我心头暖意涌动的是我遇见了挚友晓慧。三十年前，她是《葫芦岛晚报》驻建昌记者站的站长。彼时的她，风华正茂，是远近闻名的美女加才女，因为工作，我们常常一同奔赴建昌的各个村落，一路同行、同吃同住。她是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知己，更是我生命里不是亲人、胜似亲人的存在。

几年不见，我们心中皆是难掩兴奋与激动。她全程陪伴我两日，陪我重游白狼山、清泉寺、画廊谷、云山洞。我们一同回忆三十年前并肩奔波的青春岁月，细数当年下乡采访的点点滴滴，聊着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满怀热血、意气风发的记者时代。

建昌的山依旧，味依旧，文脉依旧。故人虽不常相见，文缘却始终牵系心头。

建昌的烟火，是山间的清风，是舌尖的鲜香，是文友的笑脸，是文字的共鸣。这片土地给予我的，不仅是山水的滋养、美食的慰藉，更是一份直抵心底的温情，一份跨越半生的牵挂。

三十年风尘烟火，一城旧貌焕新颜。我以笔墨见证建昌的成长，以初心珍藏岁月的温情。山河依旧，烟火常温，我与建昌，三十年情长，岁岁皆眷恋，年年不相忘。

立冬的雪 遇见一片枫叶

□蔡 宏

立冬日，雪来了
很轻，很轻
怕惊动刚睡下的田野
一棵，没有卸妆的枫树
红红的叶子
好像忘了季节

雪落在它的掌心
一片，又一片
叠成薄薄的白

一个从天上来
带着冬天的信
一个还挂在枝头
攥着秋天的火

雪把枫叶衬得更红
枫叶把雪映得更白
风吹过来
枝头摇了摇
枫叶松开手
雪陪着它，慢慢落下
落进麦苗的垄沟
落进静下来的小河
落进这个冬天的开头
土地会记得
有一场早来的雪
和一片不肯走的枫叶

空山鸟鸣

□陈艳娟

冬日的山林，树叶早已落尽，野草也已经枯黄。只剩下那些光秃秃的树枝，在凛冽的北风中，摇摇晃晃。原以为，这时节的山谷，既没有葱郁的草木，也没有鸟语虫鸣，肯定是空旷寂静，一派萧瑟景象。然而，并不是。

站在山脚下，远远的就听见那片山坳里，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鸟鸣声。鸟鸣声有长有短，有高有低，声音密集嘈杂，像有几百只鸟同时在叫。它们热热闹闹的，如同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赛。这里一声，那里一声，此起彼伏，争论不休。本来以为冬天一到，这些小家伙们为了生存，已经迁徙到温暖的南方，想不到它们却选择留下来，聚集在这温暖向阳的地方，躲避寒冷。

我慢慢走进山坳，想看看那里都有什么鸟。路边的灌木丛里，叶子窸窣作响，几只乌鸫在满地堆积的枯叶里翻找食物。察觉到有人走近，立即沿着地面往远处窜离了数米；一只橙黄色的北红尾鸲站在枝头，歪着脑袋看我，啾啾地叫了几声。我正要赞美它那一身黑色搭配橙黄色的羽毛很漂亮，它却不愿让我继续打量，轻轻抖了抖尾羽飞走了；一只红嘴蓝鹊看见我，警觉地大叫几声，远远地避开，根本不容我靠近；几只野鸡藏在草丛里，本来正在晒太阳，听见脚步声吓得“扑棱棱”飞起来，四散逃离。看来我这个“不速之客”确实惊扰到了它们，它们在一阵慌乱中，不约而同地慢慢往更高、更远处撤离，叫声也渐渐稀疏，渐渐止歇。可能暂停了之前的辩论大会，都站在远处的枝头，偷偷地瞧着我。并窃窃私语：“快看！来了个不会飞的！”“她为什么没有翅膀呢？”在它们的认知里，人是怎样一种庞然大物呢？

好吧，这是它们的乐园，而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。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努力降低存在感，以示友好。但小鸟们始终警惕地和我保持着一段自认为安全的距离。我只听见山上有鸟鸣，看见枝头有雀影，它们时不时地起起落落，从这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，或者从这面山坡，飞到另一面山坡。虽然有些胆怯不安，但并没有离开。因为距离远，我分不清到底是些什么鸟，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只。只知道有一大群鸟，隐藏在这片山坳里，在我仰头观望它们的时候，它们也在打量着我，观察我是否存有恶意。

等了一阵儿，鸟儿们也没有回来。既然它们拒绝我的窥探，我只好离开。走到山脚下再回头，听见那片山坳里鸟鸣喁啾，声浪一波一波，如潮水般漫溢开来，很快又恢复了先前的喧闹。

新婚之喜

新郎 刘译彭 先生
新娘 程安琪 女士

于公历2026年4月22日，正式结为夫妻。



少岁相识，执手相知。
惟愿岁月相守，朝夕相伴；山水相依，白首不离。
特此登报，敬告亲友，亦作留念。